

似乎我生活中的一切都跟「散」脫不了關係。其中之一，是散步。

早晨起來，第一件事，我幾乎就是「衝」出所睡的房子，到那更開闊的，沒有遮攔、沒有屋頂的地方去散步。我這散步，是頗為講究的：要有些燈光、有些樹木、有些人氣，卻又不要有多少人；要有文明的溫暖，卻又不要有多少文明的噪音與垃圾；要有花朵，有鳥唱，有清明的天，而不要老是寒風濕雨；要我夜裡不睡時可以出來散步，清晨早起時也可以出來散步。總之，是要一個擺著的好地方，我隨時要出來就出來，我隨時要走進就去走進的這麼一個可以供我優游的地方。

散步，對我來說，真是生活中至為重要的要素。沒有它，我的生活立刻會失去調節。散步，就像長江的洞庭湖一樣，是調節我的長江水的。當我鬱積的時候，我可以向那裡排洩，當我不足的時候，我可以從那裡獲取。

以前，我是常有鬱積的；當我有鬱積的時候，我就去散步，像那長江流入洞庭湖一樣，在那裡優游，在那裡婉轉，在那裡清洗，在那裡沈澱雜質，到後來，雜質沈澱了，清洗乾淨了，像一條素絲一樣，回到我住處，回到我生活的長江中，去過我的生活，去做我的人。

我相信，我是一條特別容易污染、特別容易混濁的水，必須常常沈澱，常常釐清。否則我就見不到清明，而見不到清明，就見不到我自己。見不到我自己，我就會過得渾渾噩噩，「莫名其妙」；而渾渾噩噩，莫名其妙的生活，會使我過得很不快樂。而我不快樂，我身邊的人，我家裡的人也會變得不快樂。

散步不但清滌我的心，而且會滋潤我，給我許多富富裕裕的東西。

當我散步而沈靜下來的時候，會感到生命的舒泰，做為一個人的好；會看到樹枝樹葉的真正的美——這些美，在你匆忙走過的時候，是不會注意到的，是不會看出來，領會出來的——會真正聽到鳥兒歌唱的好聽，會真正看到天藍的美好，看到樹梢在藍天的襯托下的搖動，會真正看到每一朵花真是活的；在這種心情中，許多你體會不到的道理和意義，妳會體會到，而這些體會會跟著一種「妙喜」。



幾乎每一個台灣農村，都會有一座寺廟，儘管供奉的神明十分混雜，而信徒們的虔誠則無二致。人生在世，大概都有人力所無可奈何的事，不得不尋找一個精神上的寄託，以求得聊勝於無的慰藉。農民素來「看天吃飯」，他們生活中的苦難，無疑地要比其他的行業多，他們對神明的依賴，也就更深了。

吾鄉也有一座大廟，座落在村子的中央，說起來很慚愧，廟裡供奉的是什麼神明，我到現在還搞不清楚。不過，小自小孩的收驚好搖飼、外出的子弟求香火袋保平安；大至風水厝宅方位的選擇，吾鄉的人都要到大廟求神問卜，請神明為他們指點一條明路。

每年的五月節和拜平安，是大廟的例行大事，廟裡的神明要出巡，鑼鼓喧天，鞭炮聲不絕於耳，煙霧瀰漫中，村中唯一的石子路兩旁，吾鄉的人手持清香、供桌上擺滿三牲酒禮，他們兩眼微闔，嘴裡唸唸有詞，一樣的誠意、一樣的祈求。

廟口就更熱鬧了。收成好的年歲，本來敬神就一向慷慨的鄉親們，會不惜重金到外地去聘請戲班來酬神，大多數時候請的是布袋戲，所以我們在還不知孔子、孟子是何許人也的時候，大俠一江山、百草翁等草莽英雄，卻早已耳熟能詳、琅琅上口了。除了布袋戲，鄉親們偶爾也請來「大戲」（即歌仔戲）；不過，我們小孩不喜歡一把鼻涕、一把眼淚、哭哭啼啼的「大戲」，倒是布袋戲那種千變萬化的情節，以及電光石火的熱鬧刺激，更能吸引我們。

廟口做戲的時候，有不少攤販聞風而來，各色各樣的吃食擠滿四周，把老早就儲備的零用錢（雖然少得可憐）裝在口袋裡，買一串甘草芭樂或一包燒酒螺，一邊看功夫莫測高深的百草翁把那些妖道逗得團團轉，一邊咬著甘草芭樂或吸吮著燒酒螺，眉飛色舞地，覺得天地萬物瞬間都可親可愛起來。

廟口兩旁各有一排燈籠樹，陰涼的樹下是「土猴」的家，結伴提著瓶瓶罐罐到廟口去灌「土猴」，是我們放學的消遣；廟口正前方有一棵大榕樹，枝榮葉茂，樹底下是上了年紀再也不必下田的老人家開講的地方。老人家做了一輩子土牛，吃重的農事消磨了他們的青春和體力，歲月在他們臉上刻劃又深又長的痕跡，當他們叨著紙煙，眯起雙眼的時候，你很難猜想他們心理想些什麼，人生如夢，他們是否還有夢？



當最後一縷霞光點燃黃昏，時間靜靜地流著，流向幽暗的黑夜。教堂的巨影漸漸模糊擴大，漸漸蓋住右面的十字路。而後一切便在黑夜。而後一切便在黑夜的巨掌裡。

路燈下，夜像沒有意義的站卡。

沒有停泊，沒有守候，也並不獨坐沈思，因為生命沒有停泊。當曙光升起明天的第一縷光芒，升起另一個站卡，唉！別盯著那盞在庭院中默默地燃燒的晚燈；別盯著淡淡的光吐成玫瑰色的幽雅。也不一定哼著守塔人那樣的曲調，誰能知道，你唇邊流露著神秘的笑意，流露著聽不見的喜悅。

教堂的鐘聲隱隱響著，路燈昏暗地照落街巷。鐘聲之外，路燈之外，誰知道路程有多遙遠？只是鐘聲隱隱響著，沈厚的密度瀰漫像遙遠的天際，瀰漫於星星閃爍在唇邊點燃一支聖歌；一座玫瑰色燃燒的城；一座靜默的庭院；握環鏽斷的銅門；餵機器齒輪以一寸一寸的光，像蠶般啃食嫩綠的桑葉，沒有可以辨認的自己，沒有莊嚴的意義，而你仍笑著，以破碎得承載不住的聲音笑著，日落之後，無人再去爭論存在，重層的黑暗遮護不了什麼，也孵不出蛋殼裡的一隻雄雞的明日。升起的慾念在心際掙扎，在急旋的方向上，站在此端與彼端都一樣，——的不預卜什麼的，路標仍冷冷地指著漫長而單調的路。

寂寞像遠方搖曳的點點村燈，在此渾沌寂靜的夜，並不需以往昔的足音踩響妳的喜悅。存在是痛苦，但你很快便會忘記，忘記剎那的悲喜。或者像一顆流星，像凜然自焚的火種，投一生的憂戚於一瞬。或令生命的火種深埋于萬澗之下，於黃昏的夜。而你何嘗知道路標伸向何方？像水泡般的記憶正自心中升起，另一個夢升起，升起必將升起的幻影，升起流星般的憂鬱。

教堂被推向陰影裡，妳的思維好比螢火蟲般閃著，閃著一些殘餘的記憶。教堂的燈光幽淡得伸不出矮矮的短短堞垣，伸不出蒼苔蔓延的紅磚石階，讓它躲在夢裡吧，躲在上帝的圍牆裡，等待一隻引領的手。讓一切都尋覓夢之路，但一切都要裸露，一切都很單純。且把自己置入黑暗的透明裡，為什麼也勾繭中蛹的記憶呢？衝破重層的黑色，你便完成另一個屬於飛翔的投生，屬於多彩向光的存在。

光像冷峻的笑聲投射過來，你乃拼命地踐踏自己長長的影子。黑暗裏你已厭倦的心底。



整座山林是一架故障的鋼琴，雨滴像千萬隻指頭紛然齊下，彈奏出各種奇奇怪怪的聲音。山勢被溪澗溝谷所切割，起伏不平，從山腰走到筍寮，要經過六七座竹橋，雨後格外滑溜難行。我肩挑重擔，輕移腳步，緩緩向筍寮挺進。

筍寮築在山澗附近，水聲很快就在耳膜上生根，如石上的青苔那樣綿密而頑強。我們用對剖的竹幹為導管，從地勢稍高處，引水到寮邊。傍晚舀水沐浴，一股冰涼的感覺滲入骨髓，轉成意識，恍惚間使人擁有與山林等同的氣質與體溫。

吃過晚飯，母親在洗衣，父親在磨刀。我們或者啖食寮邊敲落的蓮霧、木瓜、龍眼，或者把玩那收音不良的啦唧窩；或者默然而坐，在飄搖的燈燄中，品味山林的騷動：澗水摩過岩壁，投入險湍，倉皇滑向長滿水草的淺灘。

清晨搬出矮凳，坐在簷下，就著逐漸發白的天光看報，半小時之間，視線由模糊轉為清明，紙上的鉛字就像沉埋多年的碑文，經過清水洗滌而逐一浮現。三十尺外，一匹潔白的瀑布，懸在石壁，嘩嘩的水聲，伴奏著繁複的鳥噪蟲鳴。

山裡的日子，像跌落的竹葉，在地上靜靜堆積，然後悄悄腐化為土、分解為泥。整天在山徑竹叢間勞動，身體裡面始終存蓄著各種痠疼的感覺，尤其是與筍擔周旋的肩膀、與山勢抗衡的小腿，更是深刻明確。可是精神並不萎靡。輕微的痠疼好像某種藥酒，足以爽身提神。

清晨坐在簷下讀報，心思特別靈敏。在山裡勞動筋骨，所見無非鳥蟲草木，眼睛渴念的反而是文字。每天讀報，讀的自然是一些舊報。渡水翻山，來筍寮長住，行囊中除了米菜與刀斧，就是這堆可供包紮鋪蓋的舊報紙。好在中山中有節氣而無甲子，所謂時間觀念是草木的消長、天地的明暗，而非何年何月幾點幾分。去「時」而看「事」，反而能看到所謂時事的本質。在鳥蟲環伺下，對文字更加敏感，讀著舊報卻彷彿讀著新詩。



生長在南國的孩子，你見過雪嗎？你愛雪嗎？也許曾點綴於你生活篇頁上的，只是碧於天的春水吧？

在我的故鄉，到了冬季，是常常落雪的，紛紛的雪片，為我們裝飾出一個銀白的庭園，樹，像是個受歡迎的遠客，枝上掛了雪的花環，閃爍著銀白色的歡笑。

我喜歡在落雪的清曉到外面去散步，雪後的大地是溫柔而寧靜的，一點聲息都沒有，連那愛聒噪的寒雀都不知躲到哪個簷下尋夢去了。我一走著，時時回顧我在雪地留下的清晰的腳印，聽著雪片在我的腳下微語，我不知道那是抱怨還是歡喜？

有時，我更迎著雪後第一次露面的太陽，攀登附近的小丘山，站在那銀色的頂巔，等著看雪溶的奇景。

雪封的山，原像一個耐人思猜的謎語，被一層白色的神秘包裹著，它無言語，它無聲息，它不顯露一點底蘊，是靜靜的坐在那裏，毫不理會我這個不知趣的訪客。但朝陽是有耐性的，它似乎比我更有耐性，它慢慢的在那裏守候著，以它的溫熱，來向雪封的山丘做「煽動性」的說服。不知什麼時候，那神秘的山巒「內心」開始起了變化，它發出一陣輕微的碎語，我趕緊低下頭，呵，多動人的畫面呵，這山丘的無縫銀衣，像是一個聖者的長袍，被無數虔誠者的手撕碎了。同時，那發亮的銀綢上面，更像蜿蜒著許多透明、活潑的小蛇，它們在欠伸著輕盈腰身，嘻笑著，婉變的向著山坡而去，不多時，山巔乃完全呈顯出它土褐色的岩石，同一些枯萎的草案、松針，而山腳下是誰在唱歌呢？當然，是那一道由雪水匯成的清亮小溪。我忍不住捧了一掬，那淡藍的如同自鹽湖汲來的雪水，那微涼，一直沁透了我心脾，多可愛的雪呵，誰還記得它翩然而來時，那片輕巧的翅膀呢？

有一次，正值雪後，天已晴霽，空氣像是水晶般的透明，沒有煙氣，沒有霧靄，我和一個同學自學校的後門走了出來，走過那道積雪未消的木橋，向古城中的前門走去，將整個的一上午，全消度在那古色古香，猶保持著我們東方情調的打磨廠——那是古城一些老店舖聚集開設的地方，我們欣賞了不少店舖的招牌，尤其美得悅目的是那一家挑掛在門外的，猶存古風的褪色酒旗，那深杏色的布招子上，還綴著幾點細碎欲溶的雪花，在風中輕輕的飄揚，看到它，我們似乎讀到了一首唐人的小詩。歸途，沿著城牆根走回來，一個駱駝商隊，正預備出城，那黃色的駝峯，襯著雪地，竟像是一閃的斜陽，多少年來，我忘不掉那鮮明的一筆。



只要是肯於凝神去諦聽就可以懂得萬物的語言。像我剛才就是，我僅僅在那個山腳下作了一次短暫的佇立，各種的聲音便已盈耳。

首先聽到的，是在我們身邊不遠處樹底下那幾棵小草的聲音。它們說當它們在樹底下付出相當的忍耐之後，再也不打算懼怕那棵樹的巨大身軀了。它們為了自己的成長和健壯，將要把它們的枝葉自樹底下伸探出來，以便吸納更多的陽光和雨露。它們也將把它們的根鬚在地下作更深遠的鑽鑿，以便吸納更多的水分和營養。

一條小溪自遠處匆匆走過，我也聽到了來自小溪上的萍葉的聲音。那聲音中充滿了哀怨和悲傷，萍葉們一直都在抱怨著小溪為什麼走的那麼匆匆，為什麼不給它們一個駐足的機會，好讓它們有所喘息，有所休養。

時序才剛剛邁入秋季，一群群的葉子們便開始計議著它們對付隆冬欺凌的方法。它們已經決定，將要盡全力來維護它們的枝頭，因為枝頭就是它們的陣地，枝頭就是它們的家，它們的子孫將要在這裡一代代的接續著它們的歷史。葉子們說，萬一它們抵擋不了嚴冬的侵襲，它們將要新一代的芽兒們接著奮戰下去，直到把冬攆走。

在南山的峭壁間緊緊抓住那塊大石頭的一塊枯木，也耐不住沉默了。我看到，當一群遊客從它的山下走過時，其中的幾個曾經對這塊枯木投以輕視的眼色。那棵枯木是從歷史中走過來的，最慣於察言觀色。它已經知道哪幾個遊客對它投以輕視眼神的原因，因此，它便對著它們喋喋了起來。它說。旅人哪，不必以這種眼神看我，我枯禿的身貌並沒有什麼醜陋，我是代表一種成熟，一種完美。看到沒有？擁簇在我前後左右的這些樹棵們，都是我的子子孫孫。旅人哪！你們攀爬到這山上來，不是為了捕捉風景嗎？該知道，我就是風景的締造者嗎？

又是一陣笑語自山中飄了過來，可能是山說的，也可能是谷說的澗說的。它們說給風聽，它們說風是很傻的，說風為什麼老是扭曲哪些炊煙呢？為什麼老是要去掀皺那些平靜的水面呢？為什麼老是要去追趕那些雲呢？結果怎麼樣，沒有一縷炊煙會被風所吹斷，沒有一塊水面永遠是皺著的，而曾經被追趕過的雲，也沒有一塊會迷失方向的。

我在很久很久就懂得諦聽了。記得當我要離開那片土地的那一年，我站在一處擠滿了人群的海灘上，就清清楚楚的聽到背後的那一群山的抽泣，哭訴這要我不離開。這多少年以來，我也一直在聽到那一群山對我呼喚，呼喚這我的名字，要我早一兒回去。